

提交者：羅文樂先生

公共空間由警察管理，於是犯法以外的人民生活，他們都不參一腿。有時，你還可以見到他們確實在當更的地區和社鄰保持著不錯的關係。而現今的公眾場所正是私有化後的公共空間，當中大商場毫無疑問是佼佼者。我們可以見到，管理員取代了警察，管理的方針亦由犯法以外不參一腿，升級為場所條款以內才不參一腿。社會上整體的人文生活到底因為這種升級而退讓了多少，或許在近來時代廣場的公共空間議論中可見一斑。

相信很多建築師都會提及到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其實並不是一刀切的關係，兩者交接之間的一些灰色地帶正正是人與人產生關係的重要地域。「管理」如果不能容許這些地域出現(或說人情關係的出現)，它只會變成「律令」，令社會進行無形戒嚴，例如：大商場 =>只許消費者出街，不許街坊乘涼、公園=>不許街坊歌唱。由於這種管理並沒有顧及人情味的需要，最終它必然會成為大於人性(humanity)的一種存在。這樣的話，管理便不再是促進(facilitate)人民生活的社會工具，反過來，人們需要扭曲人性來促進(facilitate)管理效率。

這明顯地構成了社會人性危機。若果導致今日我們有此危機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慣於認同提升管理效率等於可以提升經濟利益，而要提升管理效率即等同於要「集中、大」；那麼當我們現在要思考如何提升人文益處，或許反過來思考「分散、細」能讓我們有一點眉目。正所謂：SMALL IS BEAUTIFUL (E. F. Schumacher, 1973)。

人活著，並不為了效率。

以下節錄自本人文章〈市井藝術是渲洩人民政治的(唯一?)途徑 - 14QK 藝術展覽筆記〉：

大商場是淨化和檢疫隔離的機器



〈賞月〉

程展緯 2007

<http://lukeching.blogspot.com/search?q=%E6%9C%88%E4%BA%AE>

香港人在97前收到一個謎題叫「一國兩制」，現在大家都意會到謎底是跟大陸〈以和為貴〉，即「大陸化」。所以其實「利東街」和「天星」等事件與「丁子戶」事件在政治意義上的共通性並非偶然。地少人多加上依靠地產為經濟支

柱的香港特區，其重建發展已經成為演變成爲一幕又一幕「官商 vs 本土社群(local community) + 非牟利機構(NGOs)」的鬥爭。縱使官方不斷以精美的告廣重覆官商由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中認識的「發展」，即以市場導向、個人自主及追求利潤等，但這實在與本土社群希望保持的本土知識、社群連繫¹等實在有著根本的矛盾。

舉例說，其實灣仔的和昌大押還在做生意，卻不知什麼原因，她離開了原來的建築物，要退到後街去繼續做生意；有趣的是，此後政府翻新這幢本來是大押的百年建築物，再經投標程序給商家做飲食生意。翻新工程像做模型多過保育，這種錯捉用神令其歷史感大減等問題且先擱下不談，但要原本還未關門的大押離開，就明顯地見到官商的「文化」是完全不懂尊重歷史，也沒有考慮到人民生活和建築結構的關係(大押這門生意不就應該在大押中做嗎?)。藉著投標使這幢百年大押建築物變爲需要花三、四百元才有一頓晚餐的高消費餐廳，這就叫人明白官商的「文化」其實只是是一門生意，歷史價值和人文價值在此面前都必須「和諧」地讓路。這其實變相私有化了香港日漸少見的文化遺產，也實在是市民的消費能力階級化香港的文化遺產。



在官商權威之下，「和昌大押」的意義被分拆爲兩種：作爲市民的生計(左圖) 和作爲一幢百年建築物 (右圖)

左圖源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HK_WC_Tai_Wong_Street_East_n.jpg&variant=zh-tw

這種「和諧」正令我們社會的管制形式由規訓社會(society of discipline) 深化爲操控社會(society of control) (Hardt & Negri, EMPIRE, 2000)。在操控社會裏，公共空間的含糊性，即人民的對公共空間的詮釋權續漸消失，而這並不是好事，因爲這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地方會被定性爲非地方(Marc Auge, 1996)。據Auge所言，de Certeau曾負面地用非地方去形容空間，那是說人民都只能在非地方上作一些過渡性的活動，諸如：等船、等車和購物消費……等。縱使人民仍然可以稱呼和形容一個非地方，但卻不能好好認識她，因爲非地方的歷史經已被抹去，而其過渡性活動的特質則阻止了人民累積故事和產生關係。簡而言之，每一個非地方都是讓人民失去過去和未來的存在，是讓人遠離於親自驗證和自我啓蒙之間的一片虛無。



Lee Tung Street [jpeg]

http://www.hkcmp.org/cmp/002_street_lee.html

(Accessed on 1 May 2008)

香港特區近年許多新的重建項目，很多時都標榜將來有大商場，因此在眾多非地方中，大商場必然是香港討論的焦點。但其實大商場這種非地方是檢疫隔離和淨化人民活動的機器。在檢疫隔離方面，它在策略上和二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剛剛相反；第一、集中營把要異己(猶大人)集中在建築物的裏面，而大商場則把異己(窮人)散落在建築物的外面。這可能是霸權操作上的一個進步，因為以死亡威脅恐怖地操作霸權已經過時，以物慾甜美麻木地操作才可令人不知不覺地配合。第二、集中營不允許異己(猶大人)離開集中營，但大商場在經濟效益的大前提下，也容許異己(窮人)進入，方法就是讓他們工作，保安、清潔、連鎖快餐店員工ⁱⁱ.....所有最被碌削的工種都可以在大商場找到。



〈騎劫.遊樂場 --- 靜態休憩活動：李傑的野餐〉

策劃：程展緯 野餐布創作及提供：李傑

野餐友：梁展峰、劉建華、李繼忠、林東鵬、

李傑、程展緯、梁寶、吳楚文、Thompson Tong

2008

即使市民通過檢疫，他的行為亦會因為約定俗成和對商場空間功能的認知而淨化，淨化為一種過渡性的活動---消費。至少，從沒聽聞在未經商場管理層批准的情況下，有平民像維園亞伯一樣在商場來一個公開演講，因為在還沒做以前，他們心裏已明白這鐵定會有保安員過來驅趕。至此或許會有人認為，既然商場這個空間的功能(消費)已經約定俗成，理應為人所接受，沒有爭議。但要明白與此同時商場的體積越來越大，鋪天蓋地並非虛言，亦是不爭的事實；這兩個事實加起來很容易令人忽略了公共空間的比例其實是在不停減少，就香港將軍澳坑口連理街的設計ⁱⁱⁱ可見，大商場這些被私有化的非地方，正接替公共空間成為人民最多落腳的地方，亦因此人民應更迫切地去反思對大商場的約定俗成想像與及公共空間的話語權。



比賽：「斷估唔拉」之騎劫時代廣場

《明報》星期日生活「騎劫遊樂場」、獨立媒體，以及「斷估唔拉」合辦

2008

ⁱ 亞柏杜華宜(Arjun Appadurai), 〈印度西部農村技術與價值的再生產〉(1990), 葉佩瑜、蕭潤譯, 收錄於許寶強、汪暉編《發展的迷思》(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頁 140。

ⁱⁱ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工資保障〉《鏗鏘集》(13/04/2008), 網上重溫：
<http://www.rthk.org.hk/rthk/tv/hkcc/20080413.html> (Accessed on 8 May 2008)

ⁱⁱⁱ 參網路文章:〈再看商場城市〉文: 柏齊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project/campustv4/support_feature3.php
 (Accessed on 8 May 2008)